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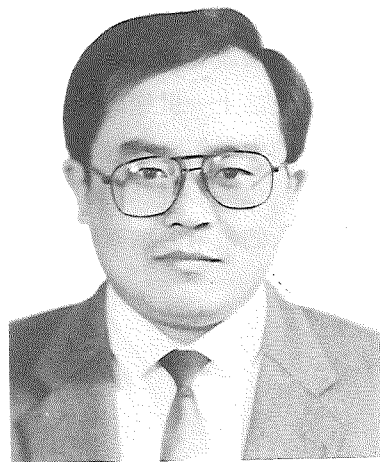
和平研究及人類的信心

王德祿

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反過來說，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歷史觀。二十一世紀即將到來之際，世界格局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這些變化的不可逆轉性已經預示着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這種變化是和平文化發展的結果，而不是戰爭的產物，這大大加強了人們對二十一世紀的信心。這種樂觀主義的態度使和平研究者推出了兩個引人注目的歷史研究成果。

(一)民主國家無戰爭。美國紐約物理學史中心主任Spencer Weart最近將他的研究重心轉向和平研究，並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新觀點：民主國家無戰爭。目前，他正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從希臘民主制以來民主國家捲入戰爭的歷史。在這些戰爭中，他至今仍然沒有發現任何一場戰爭是在兩個民主國家之間展開的。

S. Weart的立論如果成立的話，他無疑提出了一種十分有意義的歷史現



象。民主國家無戰爭這一現象的提出不僅開闢了歷史研究的思路，而且也為戰爭理論與社會運行理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

民主制度是人類理性的產物，民主制度的成熟為消除各國國內結構性暴力提供了最有效的方法，同樣民主制度為排除戰爭狂人攝取最高權力，為理性地管理對外關係中的危機局面提供了保證。當然，民主國家間容易找到共同語言，經常保持協商渠道也是民主國家無戰爭的原因。

民主國家無戰爭這一歷史現象至少向我們昭示，各國國內的民主化和世界政治的民主化是追求二十一世紀世界和平的有效途徑。

(二)人類的歷史是和平史。國際Boulding研究計劃，是以互寄論文方式展開的計劃，其主旨是和平史的研究。這個計劃對加強人類自身的信心是極富價值的。

K.E. Boulding提出了「廣泛的和平」(inclusive peace)這一概念，他認為一切與戰爭無關的人類活動都可稱為「廣泛的和平」，其中包括商業、藝術、教育、娛樂等等。他認為用這一觀點來看人類史，其中只有10-15%的活動與戰爭或戰爭準備有關，有90%的人類活動是與戰爭無關的，即屬於「廣泛的和平」的。

最近幾十年，人類對自身歷史研究的視野大大拓寬了，從政治精英史到平民史是其明顯標誌。但戰爭與和平的歷史一直被驚心動魄的戰爭史所壟斷。在許多歷史學家筆下，人類歷史幾乎成為戰爭史(相對來說中國史學比較注重對太平盛世的研究)。根據反身性原理，人類戰爭史觀加強了戰爭在人類生活中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同時削弱了人類對和平的信心。

Boulding的和平史研究計劃無疑是一種可貴的嘗試，這一樂觀主義歷史研究綱領是否成功還要看它能否結出豐富的成果，在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之際，樂觀主義與理想主義一樣，對恢復人類的信心是有積極意義的。

王德祿

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編輯